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3.029

意识形态对情态意义翻译的操控^①

李小川

(长沙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情态是实现人际功能的重要手段,情态意义翻译受到译入语文化的历史背景、价值体系、权力关系、诗学传统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在进行英汉情态意义互译时,译者应充分观照不同文化的意识形态因素,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动态地传达原文的情态意义,实现翻译目的。

关键词:情态意义翻译;意识形态;操控;翻译目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3-0171-05

Manipulation of Ideology over the Translation of Modal Meanings

LI Xiao-chu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Modality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interpersonal function. The translation of modal meanings is restricted by ideological aspects, such as historical background, value system, power relations, and poetic tradi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take into adequate consideration the ideology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mutual transl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modal meanings. Only by employing the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dynamically conveying the modal meanings of the source text will the translator achieve the translation purpose.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modal meanings; ideology; manipulation; translation purpose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三大纯理功能: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人际功能是人们用语言表达身份、态度、动机和对事物的推测、判断和评价,以此来影响他人,建立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功能^{[1]231}。情态是实现人际功能的重要手段,是讲话者对自己所讲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情态的表达方式有情态动词、情态附加语、谓语句扩展式和情态隐喻(即情态由小句来体现)^{[2]624}。情态系统包括情态取向(主观、客观以及显性、隐性)和情态量值(低、中、高),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强弱程度表达情态意义^{[1]233}。

情态的主要语义特征是体现说话者的主观性^{[3]330},情态的主观性决定其语篇必须体现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家福勒(Roger Fowler)指出,情态能够表现作者或说话人的“评价”或“态度”^{[4]85}。David Hodge等通过对情态的分析看到了权力和知识的关系,Weber侧重分析小说中人物话语的情态和意识形态的关系^{[5]82}。福勒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人们“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的总的观点和看法”,在对语篇进行批评分析时,“要对语篇的语境,功能和相关的社会关系具备丰富的直觉知识和准确理解”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中可能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某些语言结构和过程,然后就整个语篇的意识形态作出有意义的概括^[6]。

① 收稿日期:2015-01-24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YBA016);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WLH05)

作者简介:李小川(1964-),女,湖南慈利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对比语言学研究。

情态作为表达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与诸多复杂多变的人文因素密切相关,情态意义的翻译受到译入语文化的历史背景、价值体系、权力关系、诗学传统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7]185-186}。在意识形态分析中,情态是需优先分析的语言结构之一,包括各种情态结构,如情态助动词、情态副词、评价性形容词和副词等^{[4]175}。批评语言学通过批评性语篇分析解释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为翻译过程中情态意义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使我们能够跳出语言层面的表达,深入了解说话人(作者)的精神世界,准确把握翻译中情态意义构建的深层理据^{[7]192}。

1 价值取向的改变

Lefevere 认为,所谓“意识形态,简言之,即指人的思想观念及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他强调指出意识形态的内涵不应只局限于政治含义,而应该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8]157}。著名学者福柯(Foucault)指出,话语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力量,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话语,其背后都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9]178}。

翻译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即意识形态体系服务的,不同意识形态之下的交际主体对话语情态的选择和理解不同,当译语和原语的价值观念产生冲突时,原语中的情态意义不被接受,此时译者应根据语境调整情态表达,如汉语的学术语篇中常用高值情态表达,中国作者习惯用一些主观表达“we shall argue that, I think, we can see that”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这样就使自己承担起过高的情态责任。学术语篇中突出主观臆断的情态表达难以为英语国家的学者接受,因为,在同样的语境下,西方作者习惯使用较为客观的表达,使自己的话语更具商讨性,更多地观照读者的接受心理。在汉语产品说明书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高量值道义情态表达,以此强调商家的话语权威,而英语国家的商家却更倾向于客观的表达。价值取向的差异致使情态意义在英汉互译中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以下是一则外贸强化复合地板的广告说明,在说明的十幅小图下面分别用汉语和英语标注,下面摘选前四句进行分析:

- (1) a. scratch resistant: 能抵御宠物的利爪
- b. chemically resistant: 具有极强的抗化学药品能力
- c. pressure resistant: 表面坚硬,能抗击高跟鞋的敲击
- d. abrasion resistant: 高度耐磨, 能承受人流的践踏^{[5]121}

商品说明书是对产品加以解说、介绍,使消费者了解此消费品的基本构造、使用方法,避免发生使用不当的情况^{[10]107}。英语国家消费者倾向于了解客观实际情况,所以,在说明书中的表达言简意赅,功能明确,没出现任何情态表达;而汉语译者使用了大量的情态表达,情态意义传达了商家意欲控制他人权力(power over)的人际意义。权威方的主观取向在中文读者那里可以得到认同,这已成为中国文化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较之一般的文学作品创作,广告文案创作是一种特殊文体的创作,是一种目的意象性很强的商业文本,所以广告文本更具有意义的开放性,译者对它的理解与阐释更需要掺入自身的商业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翻译广告说明时,由于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译者应“调整译文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和期待”^{[7]193}。

由于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得情态表达习惯各不相同。对比分析英汉两种表达,英、汉语对同一话语的表达存在明显的情态意义差别。英文采用的是简洁清晰的短语表达,客观地说明产品的性能和优势,而汉语则用了小句形式,尤其是祈使句式表达;另外在汉语译文中三处用了情态动词,还有一处用了高值形容词“极强的”,突出了产品的特性和厂商的主观权威,如在 b 行,英语说明该产品对化学制剂之类的东西具有抗腐蚀能力,汉语则对此能力进行了高值情态的转译,在“能力”之前增加了“极强的”,c 行的抗压能力也被汉语表达为“表面坚硬能抗击……的敲击”。d 行的英语表明该产品具有耐磨性能,汉语表达增加了“高度”二字,说明中的其他几行也都是这样,通过加强情态语气,体现了汉语译者在翻译广告语时,将自身文化的价值观融入到对英语的理解和翻译中,通过对情态意义翻译的操控突显了生产厂家的商业价值观。

通过对汉语译文的情态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译者所表明意识形态,汉语广告说明注重突显厂家的技术权威,强调产品使用的注意事项以体现对顾客的高度责任感,因此在情态的运用方面倾向于高量值表达,体现高度确定的语气和绝对话语权,对产品性能的宣传唯恐不详尽,常常通过高值情态词、程度形容词和副词的运用来实现对产品的包装和渲染。

由此看来,情态所表达的人际意义在翻译中绝不是简单的词语的语义对应转换,它涉及到英汉语言文化背景下交际者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译者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文化因素的制约,使情态意义翻译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2 权力关系的重释

福柯认为,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9]320}。考察语篇的情态系统主要目的是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11]75}。下面这段话选自《红楼梦》第68回,王熙凤得知贾琏背地里私娶尤二姐之后,想通过自己的精心策划,劝说尤二姐入住贾府,然后实施对她的报复计划。

(2)“……至于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见我素日持家太严,背地里加减些话儿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说的,‘当家人恶水缸’,我要是真有不容人的地方,上头三层公婆,当中有好几位姐姐妹妹妯娌们,怎么容的我到今儿。……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这些小人们糟蹋,所以才叫我知道了。”^{[12]766}

“… I expect the servants say all sorts of nasty things about me behind my back. It is their way of having their revenge on me for being strict. I suppose it is only natural. You know the proverb. The woman who runs a household is like a water butt; all the dirt washes off on her. In our household I have three lots of seniors above me and cousins and sisters – in – law both single and married in my generation. If I were really hard to get on with, how do you think all those people would have managed to put up with me for so long? … I think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Lord Buddha must have taken pity on me in letting me know about this marriage. They didn’t want me to be destroyed by a pack of scandal—mongering servants.”^{[13]334}

这是王熙凤规劝尤二姐时说的一段话,王的话语涉及到贾琏、贾府祖宗、下人及社会舆论,一口气说了一大篇(本文只摘选其中一部分),没给尤二姐回话的机会,足以显示王的话语控制欲。王熙凤通过巧妙运用情态,来表达一种确定无疑的气势,显示出她凌驾于尤二姐之上的权威,目的是向尤二姐表明即使贾琏私娶她为妻,最终还是瞒不住她。

在权力情境中说话人用情态保护他的言语不受批评^{[5]82}。对比考察情态意义,原文中王熙凤只用一个表情态推测的词“未免”,表示对“下人背地里加减些话儿”事实的推断,用肯定极性表达对“也是常情”的价值判断。在最后一句话中,用“都是”表达肯定极性判断,语气肯定,没有情态空间。译文中Hawkes使用了情态隐喻“I expect”,“I suppose”和“do you think”,“I think…must”,用命题形式表达王熙凤的判断,改变了原文中情态的表达方式,削弱了情态判断的确定性,增强了意义的委婉性。译文中权力关系的重释,只表达了王熙凤的主观感受,避免了话语的强制性,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王的话语权威,掩盖了其判断的社会意识形态,更多地体现出对听话者的观照,增加了对话的协商语气。

根据巴赫金对话理论,语篇是包含交际者和所处语言环境中多种声音协商的结果^{[5]114}。例(2)的情态意义在译文中的重释,必须结合特定的文化语境分析。原文所包含的价值判断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王熙凤代表了贵族社会的一部分,贾府下人则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广泛而深刻的阶级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14]。王熙凤作为一个上层社会的代言人,自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说话语气盛气凌人,她的判断必为人所共知,因而她言语之中用了很多肯定极性表达,语气确定,无须任何商讨空间。英语文化中虽然也存在阶级区分,但原文中绝对霸气的人际意义无法直接连贯到译语的人物对话中。作为《红楼梦》译文的读者,因为不具备与作者曹雪芹的共

享文化背景,不会以阶级分析的眼光进行阅读,而是倾向于从人性的角度理解话语,因而译者只能将王的价值判断表达为个人的态度,而不是社会的约定俗成。Hawkes在译文中将最后一句的“都是”处理为用高值情态“must”表达有把握的推断,但这一推断是作为“I think”的命题形式出现,只代表说话人自己的观点,极大降低了原文极性表达“都是”的肯定程度。

另外,中国人对天地神佛的态度是实用性的,而西方人对宗教的态度则是神圣的^[14]。在述说天地神佛的决定时,原文用肯定极性表达“都是”体现了“神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神学观念,这是西方读者所无法理解的。从情态意义的角度分析,原文中王熙凤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她是受了委屈的,天地神佛理应替她做主。而Hawkes译为由“I think”引导的情态隐喻,平添了王熙凤的个人观点,表达的情态意义则成了她认为天地神佛可能知道了她所受的委屈,所以帮助她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这种对情态意义的操控,突显了英语社会对宗教的尊重。

Hawkes通过顺应译文读者的文化语境,将原文权威断言式情态表达转译为主观情态隐喻,重释了原文的权力关系,观照了英语读者的阅读姿态和接受心理。

3 历史背景的影响

任何译者都是生活在某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其社会权力话语制约^[15]。特定时期的翻译往往从语言到思想都留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巴赫金指出,人们在不同时代使用不同的时间空间组合来把握外部现实,具体的时空体构成了个人、时代和艺术作品的主要特征^{[16][172]}。“在阶级社会,当翻译不可避免地同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17]。

下面以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开篇头两句中的情态翻译为例,说明译者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句中情态意义翻译的操控,使之适应整篇译作的文学风格,试图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实现翻译目的。

(3)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Except, it may be,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s upon it; 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t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栏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凯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工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18]228-229}

《天演论》是近代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名著,其中宣扬的是进化论的思想,是一部体例谨严的科学著作。严复在留英期间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思想的影响,已经认识到进化论史观是西方进步的源泉,所以选择《天演论》作为他的第一部介绍进化论的译作。但是严复“达旨”式的翻译,给原书增添了浓厚的文学形象性。严复译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为了介绍“西学”的精髓,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启迪民众共赴救亡图存大业^{[19]57}。

从情态意义来考察,原文中两个句子都是以“It may be…”开头,表示认识推测的客观情态意义,表达了作者对两千年前英国南部的自然环境的推断,两句情态表达衔接紧密,连贯呼应,统筹全文。另外,原文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反观译文,严复的翻译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来转译情态意义,他并没有拘泥于原文的句式,而是根据自己娴熟的语言基础,运用“达旨”式译法,对原文情态进行操控,严译语句短促、节奏感强,读者仍可从“悬想”和“计惟”等典雅的表达中依稀感觉到原文的情态推测意义。此外,严复将原文中的第一人称“I”改为第三人称“赫胥黎”,使译文读起来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把原文朴素平实的风格改写成词藻华丽的风格,旨在增强读者的历史使命感。

严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过程中,出于意识形态、政治目的考虑,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利,对原文的情态意义进行操控,与整本译著的翻译操纵浑然一体,成功地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使译作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发挥了更新落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实现了“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翻译目的。

4 结语

综上所述,情态作为表达人际意义的语旨变量,在各方面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意识形态对情态意义的翻译具有较强的操控作用,它不仅制约译者对情态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决定了翻译的目的,因此,在进行英汉情态意义互译时,译者应分析与原文情态意义相关的文化语境,充分观照译语社会的政治制度、历史背景、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因素,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动态地传达原文作者的情态意义,实现翻译目的。

参考文献:

- [1]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2nd edition)[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2] Halliday M A K, Mathiessen M I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3rd edition)[M].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4.
- [3] Lyons J. Seman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4] Fowler 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M]. London: Routledge, 1991.
- [5] 李战子. 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6] 李杰. 情态的表达与意识形态的体现[J]. 外语学刊,2005(4): 53.
- [7] 李小川. 英汉情态意义互译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 [8]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9] Foucault M.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 - 1977)[M]. New York: Pantheon, 1980.
- [10] 段云礼. 实用商务英语翻译[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 [11] 辛斌. 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 [12]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13] Hawkes D. The Story of the Stone[Z]. London:Penguin Books, 1980.
- [14] 郑元会. 话语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评《红楼梦》中王熙凤一段会话的英译[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3):71 - 76,75.
- [15] 彭萍. 中国文学与翻译[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57 - 160.
- [16] 张进.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7] 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J]. 中国翻译,2003(5):18 - 25.
- [18] 张梦井. 比较翻译概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 [19] 高惠群,乌传袁. 翻译家严复传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责任校对 龙四清)